

的自我感受与思考。

在这本文集中,我们主要精选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最负盛名的《生活的故事》和《金蔷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篇章,使广大读者能在相对较小的一本文集中,比较充分地领略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的醉人魅力。其中,上篇和下篇选自《生活的故事》,附篇选自《金蔷薇》。

《生活的故事》是作者历时近 20 年才完成的作品,也是终其一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凝聚了其多年的生活阅历和文学体会。帕乌斯托夫斯基说:“我在此之前所写的一切,都是写这部书的准备。”在这部长达 6 卷的著述中,作者以单篇散文的形式,串联起了其 40 多年的人生际遇和见识,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提炼,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经历和人生体验。《生活的故事》把个人回忆、写人记事、描摹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与自我的心灵观照交织在一起,既给人以充分的审美享受,又予人以生活的启迪与思考。

《金蔷薇》在艺术风格上与《生活的故事》是一体的,只不过内容是专门讲述作者创作生活中的经历和经验。通过欣赏这部书的一些重要篇章,我们能更加充分地领略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上的一些特点与风格,能更加真实地触摸到一个真正文学工作者的一颗纯真的心。值得一提的是,《金蔷薇》曾对包括邦达列夫等许多著名作家的成长起过很大影响,是一部引导人们进入文学艺术殿堂的难得佳作。

赵立程

夜班列车	/ 276
不花钱的烟丝	/ 287
并非易事	/ 290
森林居士	/ 294
铜鞋掌	/ 297
一张旧地图	/ 305
地理的故事	319
风车小溪	/ 328
“科诺托普小城”	/ 338

附 篇

宝贵的尘土	/ 353
石铭	/ 363
刨花制成的花束	/ 371
第一篇小说	/ 375
一部中篇的来龙去脉	/ 385

生活的故事 | 上 篇

我的初恋

在戈罗季谢^①常有大雷雨天气，一般从圣约翰节^②开始，整个七月绵延不断。暴雨来时，浓密的乌云遮住小岛，电闪雷鸣，摇撼着我们的房子，常常把多吉娅姑姑吓得几乎昏过去。

这大雷雨使我想起儿时的初恋，那年我九岁。

记得每逢圣约翰节，比利普恰^③的姑娘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岛上。她们要往河里放花环。花环用小野花编成，每个里面都放上一个十字木片，木片上面固定一个蜡烛头。黄昏时分，姑娘们点燃蜡烛头，把花环掷入河中。

姑娘们是在占卜——谁的蜡烛漂得远，谁就最幸福。如果有谁的花环到了旋涡处并在旋涡上徐徐转动，那么她就是最幸福的姑娘。旋涡一般在陡岸下，那里总是寂静无声。花环上的蜡烛明亮耀眼，甚至在岸上都能听到烛芯噼啪作响。

无论大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十分喜欢圣约翰节的花环。只有涅契波尔轻蔑地咳咳几声，说道：

“蠢货！那些花环什么意思都没有！”

① 戈罗季谢：乌克兰的城市。

② 圣约翰节：即中国的夏至。

③ 比利普恰：乌克兰的城市。

布上的这些叶子旁边润开小小的血斑，就像绣上的一片小橡树叶。

“我不要你起誓！”汉娜低声说，皱着眉头抱歉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是开玩笑呢。”

顷刻间雷声已经在极远的大地上回响，暴风雨过去了，只有密集的水珠在树上哗哗地响。

夜里我开始发烧。一天后，一位年轻的医生骑自行车从白采尔科维^①赶来，给我诊了病，说我得了胸膜炎。

离开我们这儿，医生去了比利普恰的汉娜那里，回来后，在隔壁的房间里小声对我母亲说：

“玛丽娅·戈里高利耶夫娜，她得了急性结核，活不到春天了。”

我哭起来，叫来母亲，抱住她，发现她脖子上也有和汉娜一样细嫩的青筋在搏动。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很久不能停下来，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道：

“你怎么了？有我呢。别怕。”

我痊愈了，而汉娜却在冬季二月里死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和妈妈来到她的坟上，把绑着黑色带子的羊甘菊花束放到那绿色的小丘上。汉娜曾把这种花编进自己的发辫里。我不知道怎么竟有些不自在起来：不仅是因为妈妈打着红色的小阳伞站在旁边，而且还因为我竟不是独自一人来看汉娜。

① 白采尔科维：基辅州的一个城市。

轻轻握住薄纱裙，行屈膝礼。

最有趣的花当然莫过于马齿苋：它的根茎匍匐着长出来，色彩纯正，闪闪发亮。马齿苋上小针竖起，柔软多汁，这就是叶子，只要轻轻一按这些小针，绿色的液汁就会喷到脸上。

外祖母的花园和所有这些花以其非凡的魅力激发起我的想象。也许，正是在这座花园中萌生了我对旅游的酷爱。小时候，我常常把一个迟早会去的遥远的国度想象成丘陵起伏的平原、铺天盖地的青草和无边无际的鲜花淹没的乡村和城市。当特快火车穿过这片平原时，车厢壁上就会粘上厚厚一层花粉。

我对哥哥、姐姐和妈妈描述过这一想象，但谁都不以为然。而且，我第一次从哥哥那儿听到一个鄙视的外号——“幻想家”，这就是对我的回答了。

理解我的大概只有娜佳姨妈——外祖母最小的女儿。

她那时二十三岁，曾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过唱歌，有着一副圆润的女低音歌喉。

娜佳姨妈每逢夏天和复活节就到切尔卡瑟的外祖母这儿来。安静宽敞的房子由于她的到来立刻变得喧闹而拥挤。她和我们一起玩闹，哈哈大笑着在打蜡的地板上跑来跑去，她是那么苗条纤细，浅色的头发蓬乱，鲜嫩的小嘴微微张着。

她灰色的眼里总是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这双眼睛对一切都报以欢笑：对任何一个玩笑，任何一句快乐的话语，甚至对不满我们笑闹的公猫安东那副令人厌恶的嘴脸也报以一笑。

“一切对娜佳来说都不算回事！”妈妈话里带着些责备。

娜佳姨妈在我们家里成了“无忧无虑”的代名词。她常常弄丢手套、香粉、钱，但从来不为此而伤心难过。

从她来的那天起，我们就把钢琴盖打开，钢琴就这么一直敞着，直到娜佳姨妈返回她那快乐好客的莫斯科。

一大堆乐谱散落在椅子上，蜡烛轻烟袅袅，琴声悠扬。我在夜里不时被

眠小鸟“吱吱”的叫声。大家很少说话,只是倾听着黑暗中若有若无的“当当”的钟声。

娜佳姨妈面色苍白,神情疲惫地坐着。我看到,父亲在前厅帮她脱披风时,递给她一封蓝色的电报。

娜佳姨妈的脸一下子红起来,把电报揉成一团。

开斋结束后我立刻被打发去睡觉,很晚才醒来,餐厅里碗碟叮当,大人们已经在喝咖啡了。

午饭时娜佳姨妈说,她收到女友莉扎·雅沃尔斯卡娅从邻近小城斯梅拉发来的电报,请她去斯梅拉附近莉扎的庄园做客。

“我想明天去,”娜佳姨妈看了一眼外祖母,补充道,“带小科斯佳一起去。”我幸福得满面通红。

“上帝保佑你,”外祖母回答,“去吧,但要小心,别着凉。”

“他们用马车去车站接我们。”娜佳姨妈说。

从切尔卡瑟到斯梅拉只需坐一个小时火车。在斯梅拉车站接我们的正是莉扎·雅沃尔斯卡娅,一个胖胖的、特别爱笑的姑娘。我们坐着双套轻便马车穿过干净漂亮的小城。加斯明河在草木青青的峭壁下漫出河岸,打着静静的旋涡。旋涡中心缓缓的水流闪着银光。天气很热,河上蜻蜓翩翩飞舞。

当我们驶进郊外一座僻静的花园时,莉扎·雅沃尔斯卡娅说,普希金以前喜欢在这里散步。

我无法相信普希金竟到过这些地方。那时,普希金对我而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辉煌的一生自然应当远离乌克兰这些偏僻闭塞的地方。

“旁边是卡缅卡^①,从前是拉耶夫斯基^②家的领地,”莉扎·雅沃尔斯卡娅

① 卡缅卡是达维多夫家族的田庄,普希金住在这儿的时候(1820年—1821年初),田庄属于十二月党人瓦西里·里沃维奇·达维多夫(1792—1855)。瓦西里·里沃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将军是表兄弟。普希金在流放期间曾和拉耶夫斯基一家在南方旅行。

② 拉耶夫斯基(1795—1872):十二月党人,少校,诗人。

说,“普希金曾长期在他们家客居,写下了不少美妙的诗句。”

“什么诗?”娜佳姨妈问。

玩吧,阿杰莉,
抛弃哀伤与悲泣,
卡里忒斯^①与列利^②
给你戴上花环,
还把你的摇篮
轻轻摇晃^③……

我不知道什么是“卡里忒斯”和“列利”,但这朗朗上口的诗句,这位于高处的花园、百年椴树,这云朵飘浮的青天使我如临神话境地。这一天成为我记忆中寂静空寥之春的一个节日。

莉扎·雅沃尔斯卡娅把马车停在宽阔的林荫路里。我们走下马车,沿侧面一条隐没在浓密的野蔷薇中的小径向一幢小房走去。

突然,从小路拐弯处走出一位晒得黝黑、满脸大胡子、没戴帽子的人。他肩上挂着双筒猎枪,手里拎着两只死鸭子,敞着的上衣里面露出结实的褐色脖颈。

娜佳姨妈停下脚步。我发现,她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

大胡子折下一大枝满是蓓蕾的野蔷薇,把手划出了血,他把蔷薇枝递给娜佳姨妈。娜佳姨妈小心翼翼地拿过这带刺的树枝,把手伸给大胡子,大胡子吻了一下她的手。

“您的头发有股火药味儿,”娜佳姨妈说,“手也划伤了,应该把刺挑出来。”

① 卡里忒斯:希腊神话中的美惠三女神。

② 列利:斯拉夫多神教中婚姻与爱情的保护神。

③ 引自普希金的诗《给阿杰莉》。

起,大叫着,争先恐后地奔向屋外。

房中的太阳光斑被风吹得飘来荡去,掠过所有物件:花瓶、钢琴腿儿上的小铜轮、金色镜框、娜佳姨妈扔在小桌上的草帽和蓝色猎枪筒——大胡子把猎枪放在了窗台上。

我们在餐厅喝着浓浓的咖啡。画家给我讲述他怎样在巴黎直接从圣母院对面的堤岸上钓上鱼来。娜佳姨妈注视着他,温柔地笑着。而莉扎的妈妈则一直在翻来覆去地说:

“唉,萨沙!您什么时候能长大啊!是时候了!”

喝完咖啡,画家抓起娜佳姨妈和我的手,把我们领到他的房间。里面到处是画笔和挤完颜料的软管,总之,杂乱无章,一片狼藉。他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乱扔的衬衫、皮鞋。一块块画布,把这些统统塞到沙发床下,然后,从一个蓝铁盒中取出油汪汪的烟丝装到烟斗里吸起来,又让我和娜佳姨妈坐到窗台上。

我们坐下了。阳光暖暖地烤着后背。画家走到一幅挂在墙上用布蒙着的画前,撤下画布。

“看!”他用慌乱的声音喃喃说道,“一点儿也没画好。”

画上是娜佳姨妈。那时我还丝毫不懂绘画。我听到过父亲与柯利亚舅舅关于韦列夏金^①和弗鲁别利^②的争论。但我连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都没见过。外祖母家挂的那些画上尽是阴森森的风景,树木沉闷,小溪边有几只鹿,或是耷拉着脑袋的褐色鸭子。

当画家把这幅肖像画亮出来时,我不由自主高兴地笑起来。肖像画上娜佳姨妈那令人目眩的春天般的美丽,和金色瀑布般倾泻在古老花园中的阳光、吹过房间的春风以及绿色葱茏的树叶融为一体。

① 韦列夏金(1842-1904):俄国画家。

② 弗鲁别利(1856-1910):俄国画家。

娜佳姨妈久久地凝视着这幅肖像，然后轻轻抚乱画家的头发，一言不发，快步地走出房间。

“噢，谢天谢地！”画家叹口气，“这么说，可以把这幅画带到威尼斯参展了。”

白天我们在加斯明河上划船。水中花园的倒影酷似绿色的有雉堞^①交错的城垣。水深处依稀可见未来得及伸到水面的圆圆的睡莲叶。

晚上动身之前娜佳姨妈在低矮的大厅里唱起歌来。画家给她伴奏，但总跑调，因为他沾满松脂的手指不时粘在琴键上。

初次的会面，最后的会面，
可爱的声音中挚爱的词句……^②

然后我们重新坐上双套轻便马车去斯梅拉。画家和莉扎送我们。马蹄子敲打着坚硬的路面，河里飘出潮气，青蛙的呱呱叫声此起彼伏，一颗星星在高远的天空里闪闪发亮。

在车站莉扎领我去小吃部买冰淇淋，娜佳姨妈和画家坐在站前小花园的长椅上。小吃部里当然没有冰淇淋。当我们回来时，娜佳姨妈和画家仍然那么若有所思地坐在长椅上。

娜佳姨妈很快就返回莫斯科了。我以后再没有见过她。第二年过谢肉节^③时，她坐三套马车去彼得罗夫斯克公园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唱歌，结果得了肺炎，就在复活节前死去。外祖母、妈妈，还有父亲都去参加了葬礼。

我在那段时间里十分悲伤，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忘怀娜佳姨妈。对我来说，她永远是少女所具有的一切美丽以及诚挚和幸福的完美化身。

① 雉堞：城墙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作掩护用。

② 这是作曲家B.阿巴兹根据屠格涅夫的歌词所写的抒情歌曲。

③ 谢肉节：大斋前的一星期。

木头小球

盒子里滚动着一些白色的柔软的小球,我把一个小球扔进水盆。小球开始膨胀,然后张开——时而变成红眼睛的黑象,时而变成一条黄龙,时而又是一朵绿叶映衬下的玫瑰花。

这些神奇的中国小球用接骨木做成,是我的舅舅兼教父约瑟夫·戈里高利耶维奇(或者就叫他尤吉亚舅舅)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

“一个地地道道的冒险家!”我的父亲这样说他,但并没有指责的意思,反倒带着些许羡慕的意味。

父亲羡慕尤吉亚舅舅,因为舅舅走遍了整个非洲、亚洲和欧洲,但他完全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旅游者,而是个征服者。他四处声张、炫耀,大胆狂妄,怀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渴望在世界各地做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上海和亚的斯亚贝巴,在哈尔滨和马什哈德^①。

这一切均以失败告终。

“我要是能到克朗代克^②就好了,”尤吉亚舅舅说,“我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那些美国佬!”

他究竟想给克朗代克那些不顾死活的淘金者什么颜色看看,就无从知

① 马什哈德:伊朗城市。

② 克朗代克:加拿大城市。

道了,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他确实会给他们点儿厉害瞧瞧,以此轰动整个育空^①和阿拉斯加。

也许他生来就是个当著名的探险家和旅行家的材料,像尼古拉·普尔热瓦利斯基^②或利文斯通^③那样。但那时俄罗斯的生活,那个被父亲称作“空白时代”的社会现实把尤吉亚舅舅给毁了。

他对旅行的酷爱最终变成了杂乱无章、毫无结果的流浪。但我还是要感谢尤吉亚舅舅,因为听了他的故事后,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无比精彩,而且,这种感觉伴随了我整整一生。

维肯季娅·伊万诺夫娜外祖母认为尤吉亚舅舅是上帝对她的惩罚,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白鸦^④。当她因为我淘气和不听话而生气的时候就会说:

“当心点儿,别长成第二个尤吉亚舅舅!”

可怜的外祖母,她没料到,舅舅的生活在我看来是非常出色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第二个尤吉亚舅舅”。

尤吉亚舅舅总是突然出现在我们基辅的家里,或者切尔卡瑟的外祖母那儿,然后又突然消失。过个一年半载,他又会把门铃按得震天响,然后他那沙哑的嗓音、咳嗽声、发誓声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便会充斥整个房子,而且每一次跟在尤吉亚舅舅身后的马车夫都会拖进几个重重的皮箱,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尤吉亚舅舅高高的个子,蓄着大胡子,鼻梁低矮,手指如钢铁一般坚硬,他曾用这双手把银卢布弄弯,他的一双眼睛多疑而平静,深处总是闪着顽皮

① 育空:美国、加拿大的高原。

② 普尔热瓦利斯基(1839-1888):俄国旅行家,中亚细亚的考察者,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少将。

③ 利文斯通(大卫)(1813-1873):英国的非洲考察者。

④ 白鸦:在俄国民间指外表特征或品质与众不同、爱标新立异的人。

和其他一些非洲动物的浮雕像。混凝土做的象鼻子,代替了排水管,悬在人行道上空。犀牛的嘴里滴着水,几条灰色的石头蟒蛇从昏暗的壁龛里探出头来。

这座房子的主人戈罗杰茨基工程师曾是一个狂热的狩猎者,他甚至去非洲打过猎。为了纪念这些狩猎经历,他用动物的石头造型装饰自己的房子。大人们说戈罗杰茨基是个怪人,可我们这些孩子都喜欢这座奇怪的房子,它使我们对非洲更加神往。

可是现在,虽然我们还是孩子,但已经懂得,苦难和争取人权的斗争已渗入这片辽阔的黑色大陆。按我们的理解,在这以前那里只有睿智的大象在吼叫,热带森林呼吸着瘴气,河马在不为人知的大河中、在肥美的水藻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在此之前,非洲是旅行者的乐土,是形形色色的斯坦利^①和利文斯通们去的地方。

我和其他男孩子一样舍不得和那个曾在幻想中徜徉过的非洲告别;舍不得和围捕狮子的狩猎以及撒哈拉沙漠上的黎明,和尼日尔河上的木筏,和呼啸的弓箭,和猴子的狂叫以及那昏暗的难以通行的森林告别。在森林里,每走一步都险象环生。在想象中,我们已多次因为发疟疾或是在木头堡垒后面受伤而奄奄一息,此时耳边一粒子弹嗖地响过,我们呼吸着湿漉漉的毒草气息,用发红的双眼望着黑色天鹅绒般的天空,天空中南十字星座逐渐隐去。

多少次,我曾这样“死去”,怜惜着自己年轻而短暂的生命,为没来得及从阿尔及尔到好望角,从刚果到桑给巴尔走遍神秘的非洲而惋惜。

然而对非洲的这种想象终究难以从记忆中完全抹去,它长驻心中。所以当尤吉亚舅舅满脸胡子、被非洲的太阳晒得黑黑的、戴着布尔人的宽檐帽子、穿着敞领衬衫、腰上别着子弹夹出现在基辅我们那让人备感寂寞的家里时,我的震惊和默默的狂喜无以言表。

① 斯坦利(1841—1904):新闻记者,考察非洲的学者。

并常和他们去打老虎。舅舅曾给外祖母寄了一张虎皮当礼物,死老虎脸上的表情异常凶狠。外祖母先在上面撒了许多樟脑,然后马上把它藏到地窖里。

尤吉亚舅舅喜欢讲他怎样用一个喷嚏吓死胡狼的故事。有一次在沙漠露营时,尤吉亚舅舅躺下来,把装食物的袋子枕在头下面假寐。胡狼夹起尾巴爬过来。当其中最放肆的一个开始小心翼翼地用牙齿从舅舅的头底下往外拽口袋的时候,舅舅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那只胆小的胡狼甚至都没叫一声,就地心脏破裂而死。

我们都相信这件事,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尤吉亚舅舅早上是怎么打喷嚏来迎接新的一天的。这些喷嚏使窗上的玻璃嗡嗡作响,吓傻的小猫满屋乱跑求救。

尤吉亚舅舅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比闵希豪生男爵^①的奇遇记还有意思。对闵希豪生这个人物还得自己去想象,而尤吉亚舅舅就在身边,那么鲜活生动,总被一团团的烟雾包围,总是哈哈大笑,把沙发弄得一颤一颤的。

随后,在尤吉亚舅舅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模糊时期。他在欧洲流浪过,据说在蒙特卡洛^②玩过轮盘赌^③。然后又突然出现在阿比尼西亚^④,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大大的金制勋章,那是阿比尼西亚的皇帝曼涅里克二世奖给他的。勋章看起来酷似门卫的号牌。

尤吉亚舅舅一直没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直到他把目光投向雾气沼沼的远东,投向中国的满洲和俄国的乌苏里斯克边疆区,那辽阔的地方好像是专门为尤吉亚舅舅这样的人存在似的。在那儿不用屈从任何“傻瓜法

① 闵希豪生男爵:许多德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吹牛者。

② 蒙特卡洛:摩纳哥城市。

③ 轮盘赌:赌时,用一个有许多编号洞穴的圆盘旋转,以是否将小球投入指定的洞穴定输赢。

④ 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旧称。

律”，可以大手大脚、轰轰烈烈地生活，可以尽情展示放荡不羁的个性奋力开拓。

那里是俄罗斯的阿拉斯加：荒无人烟，宝藏遍地，凶险四伏。对于尤吉亚舅舅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儿更好的地方了。阿穆尔河、原始森林、金子、太平洋、朝鲜，再远点儿是堪察加（半岛）、日本、波利尼西亚。那尚未开发的广袤大地仿佛是汹涌的波涛，在远东大陆上喧嚣着，搅得人心神不宁。

尤吉亚舅舅带上他年轻的妻子——苦修者（因为按我妈妈的观点，除了苦修者，没人会给尤吉亚舅舅那么糟糕的人当妻子）去了远东。

在那里，在中国发生的一次起义^①中，他参加过保卫哈尔滨的防御战，跟红胡子^②打过仗，还曾参加修筑中东铁路。后来为了去德兰士瓦才扔下那里的一切。

英布战争后他又回到远东，但没去满洲，而是去了阿尔图尔港，在那儿他当上了志愿船队^③的代理人。尤吉亚舅舅曾在信中说，他非常喜欢在船上做事，后悔年轻时没当个海员。

那时他妻子死了，身边剩下两个女儿。他和一个叫沙彼查的中国老仆人一起笨手笨脚地把她们拉扯大，让人感慨万分。舅舅对这个忠于他的中国仆人的爱，并不比对自己女儿的少。总的来说，他很喜欢中国人，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善良的、智慧的民族，唯一的缺点是怕雨。

日俄战争的时候，舅舅作为一个老军官应征入伍。他把女儿和沙彼查一起送到哈尔滨。

战后他回基辅探望亲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① 中国发生的一次起义：指的是中国北部在1899—1901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② 红胡子：从19世纪中叶到1917年在满洲里一带活动的武装匪徒。

③ 志愿船队：1878年以认购形式组建。由几艘远洋轮船组成，往来于敖德萨和海参崴之间，后来也在敖德萨和彼得堡之间航行。

他已鬓发斑白,神态安详,但眼睛里仍然会有狂热的、快活的火花闪过,虽然并不常见。

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皇帝的御花园,讲上海和黄河。

这些故事使我觉得中国的夜晚永远温暖而明亮,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也许是因为舅舅已经不再胡编乱造,不再把眼睛转来转去,不再哈哈大笑,而是用疲倦的声音讲着一切,不停地磕着烟灰。

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

尤吉亚舅舅不大懂政治,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兵,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城实的、信守誓言的士兵。当我父亲一开始发表那些尖刻而危险的言论,尤吉亚舅舅就默不作声地走到花园里,坐到长椅上一个人抽烟。他认为我父亲是个“思想极左”的人。

一九〇五年秋天,基辅的工兵营和舟桥连发动起义。那些工兵们一边作战,一边穿越整个城市,击退了向他们逼近的哥萨克骑兵连。

南俄罗斯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加入到工兵行列,在起义队伍的前面跑着许多孩子。在加里茨基市场上,阿佐夫斯基兵团向起义者开了火,许多孩子和工人被打死。工兵们不能还击,因为在他们和阿佐夫兵团之间有许多居民。这天,当尤吉亚舅舅得知此事后,非常焦躁,没完没了地抽烟,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低声地咒骂。

“阿佐夫兵团,”他嘟囔道,“蠢货,可耻!那些工兵可也‘真好’,哪是什么利箭,简直是小打小闹!”

然后他悄悄离开家,傍晚没回来,夜里和第二天他仍没回来,以后就再没回来。半年后,他的女儿从哈尔滨来了封信,说尤吉亚舅舅已移居日本,并请求原谅他的不辞而别。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尤吉亚舅舅偷偷地加入了工兵行列。看到被打死的孩子,他怒不可遏。他和起义领袖扎达诺夫斯基中尉一起,召集部分工兵向政府军开了火,政府军被迫撤退。后来,尤吉亚舅舅自然只能逃亡。他去了

日本,不久因心脏性哮喘和可怕的思乡病而死在了神户。

死前,这个身体健硕、性格狂热的汉子,稍微一提及俄罗斯就会落泪。在最后一封近乎开“玩笑”的信中,请求给他在信封中寄一份对他来说最珍贵的礼物——一片基辅的干栗树叶。